

嘉其能詔遷通直郎又以復十監五院施置就緒遷奉議郎錫朱衣銀魚又以歲課遷承議郎六年權發遣提舉兩浙路常平事入對便殿敷奏詳明皆合上旨上命以懲按姦吏惠康小人之意公至所治宣恩舉職一路安之是年冬除代赴闕未行詔復留時無錫丞有依勢爲姦利者賊至鉅萬然方以最聞公按捕丞丞急道亡或止公曰是有挾弗可敗且反爲所中今丞亡因未殺無窮治亦足以立威矣公不聽曰吾受命云何吾知懲姦明法而已不知其他丞遇赦獲免猶坐廢年移永興軍路未行詔授直秘閣權兩

浙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本路神霄玉清萬壽宮累遷朝散郎二浙戶繁率隱丁口避更賦丁簿不得實前使者鈎括釐正追償所失丁錢別儲爲羨餘遠或至數十年編戶氓鮮獲免者錮繫相屬至或破產失業公至具奏二浙比歲不登今所追久遠不勝治又多貧下戶急之必且逃徙願一切蠲之而名籍丁錢斷自今始已追錢歸之有司充歲用奏聞報可吳人德之東南歲歉御筆下諸路許留上供米四十萬石賑飢人公奉詔唯謹而廉訪使者提點刑獄司合奏公賑濟文具無撫綏意詔降三官停廢然猶以爲

疑更詔廉訪提刑司事實即以今詔從事二司徑檄公罷已而詔降兩官留任公力自辯繼降御筆還所降官五月中貴人使二浙就賜金帶先是漕輸中都數不時足請以故歲所欠附春運既得請矣發運司方以逋滯劾詔免所居官尋落職與楚庫已而御筆復以公直秘閣管句亳州明道宮格前詔不行累遷朝奉大夫故事謫宮觀遇恩母得任子是歲冬祀詔特聽任子宣和四年起知明州公裁決撫循事得其理居數月以疾卒於明州州治之正寢臨終神色不變易衣坐命諸子操紙筆付後事畫字紙尾訖悉遣

家人輩出戶獨與母訣三子環泣即就枕瞑目而逝實是年六月甲辰享年四十有九母夫人李氏累封太令人樂豈壽康然再世子不終養而孫是託何耶公娶朝散郎秘閣校理同郡梅公灝之女柔順而有常自在室至于有家長於已者畏惕如不勝與儕等居未嘗失色政和四年六月壬申卒年三十有七累贈安人生三子曰嗣康迪功郎起復秀州儀曹曰嗣宗將仕郎曰嗣昌孫男二人曰謨曰諲孫女一人公明爽有才氣少治易通大義薦於有司然載籍無不觀尤熟唐事爲詩詞婉美及爲吏事至能斷不爲齟

齷小謹性不容物而於故舊特篤干乞借貸門無虛
時至或見賣撓其治者始聞之怒他日施施復來振
給館穀之如故終不忍謝絕良士友至不計家有無
爲酒具珍饌陳圖書竒玩劇飲賦詩相娛樂無厭色
自未仕及爲縣令至使者常然也初大夫公捐館時
上有老親孤女滿室食指幾數百公以一命仰微祿
居數年所當嗣志卒事者無餘責事祖母及母夫人
極甘旨之奉方是時家實貧甚假貸閱日而不見寒
飢憔悴態及官稍遂亦不汲汲爲生業計故奮由小
官將使指聲稱日聞交道弥廣以取寵榮蓋其旬次

卓犖才能絕人遠甚公卒之明年詔特贈公徽猷閣
待制雖聖主簡勞勸功無存亡久新遠邇之間而然
抑以見公之才非唯振耀於一時其規模蘊業所以
儲榮委祉於身後者又如此其白也如端拜而議如
交手相授施報之道爲不誣矣其孤將以八月戊申
合葬公及安人於平江府吳縣至德鄉報恩山之原
使來請銘余與公游且三十年知公爲詳則叙而爲
之銘銘曰

姬公子齡蔣封始中微世更國爲氏浚道九支繼以
繼義興宗維兩侯裔作周詒法粲王治德光流行澤

百世世多賢能延其理孤師端亮世標軌培基衍慶
施孫子明州才周質魁偉皇皇節輿光族里發茲繩
惡人所後嘉言解紛定流徙時非不逢用不旣天高
聽遐紀瘞瘁追功陟華告其第有嬪維梅柔以惠無
非無儀謹嘗饋生同甘辛葬同隧銘無溢詞信來禊
宋故朝議大夫新知秀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葉公墓誌銘
宣和七年夏四月詔以朝議大夫葉公唐稽知秀州
事秀人喜曰是嘗守吳興毗陵以清淨儒雅爲治者

也吾人其少瘳乎後兩月公遽以疾卒於其子江陰
縣之官舍於是秀人聞之失色驚歎以不得賢侯爲
恨也公守吳興時東南師帥大抵強能吏機警通權
變善伺時緩急駕視法度士其趨利赴功如水就下
勢爲擊手而機發也皆志滿意得高車象服勢炎熏灼一
時而平江大猾方以姦倖盜權寵日用侵漁刻轢爲
事頤指目禁而意行千里之外當是時唯湖也截然
居中百姓得安業禽獸草木遂其生者以公爲之守
也公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能出口其所下教令不
爲詭特悍急之言其聽訟決事無赫赫之譽視高明

惇獨一等然無悻悻崖異之意不曰我能是吾愛吾人顧法如是理當然而已故在勢者雖不能擾其治亦不能嫉而害之邦人知安其政而不能名其所以惠人之迹其在常亦然宜秀人之以不得公為恨也公字順孺五代之季高祖始自金陵徙居延平遂為延平人曾祖諱仁昶晦迹不仕祖諱昭映贈通奉大夫父諱斐躬官至左朝請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陳氏封廣平郡夫人君幼敏悟自為兒時從諸兄游學它郡聞講易退能記其說衆也奇之弱冠與其兄唐懿同登熙寧六年進士第釋褐歸侍不忍去親

側累年不肯調官久之為亳州譙縣主簿守不能以勢屈監杭州仁和縣監監遷潁州萬壽縣令詳定省曹寺監條貫所刪定官改宣德郎知蘇州吳江縣事未赴丁金紫公憂繼丁母廣平夫人憂服除以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事遷承議郎知真定府平山縣事元符三年覃恩轉朝奉郎賜五品服差管淮南轉運司文字以朝散郎充睦親宅小學教授崇寧三年擢提舉利州路學事陞辭稱旨留為太常博士大觀元年以朝請郎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左右司歲攷郎官治狀公以最聞以朝散大夫為吏部員外郎遷本曹

郎中實掌尚書右選右選文牘紛猥不勝治公苗蔣
駸櫛之要以無弊遷鴻臚少卿政和二年出知湖州
遷朝請大夫四年移京東路提點刑獄未赴乞便郡
就差知常州事明年會歲飢流冗充城市公大捐倉
實不足則勸郡豪之積粟者為糜粥以振廩之於荒
政如抹焚拯溺蓋所活數千萬人七年春常平使者
建請濬治平江河港調旁郡夫至數萬並緣為姦利
公力不能抗躬會攷戶籍貲若干為一夫吏不得措
意後以均一還朝差知隆德府兼提舉澤絳慈遼州
威勝軍屯駐泊兵馬巡檢公事陞辭建言州郡法司

吏當置選補法使自愛無玩法鬻獄者上嘉納然事
不果行潞當河北河東之衝兵庶繁夥公政因其俗
以簡嚴治軍旅以愷悌撫士氓人用悅服中官為廉
訪使者暴震一路公待之以誠不為浮禮更見欽挹
九月召為吏部郎中郡人遮道得去遷朝議大夫四
年郊祀恩賜三品服封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請外補得知通州事居無何請官觀得南京鴻
慶宮又明年除知秀州事公之卒實六月二十九日
享年七十三以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一日葬於平江
府吳縣至德鄉真山之原祔金紫公之域夫人孫氏

同穴夫人故御史中丞覺之女子男四人侁原將仕郎皆早卒他監湖州合同茶場俱常州江陰縣主簿女三人長女早卒次女適鳳翔府麟游縣令孫術幼女未行孫男二人抑將仕郎攜尚幼孫女四人公資純固篤孝友不妄笑言外和而內剛官京師非公事不至宰執之門所與交不爲翕翕熱遇所厚善或相對終日泊然歡不足而味有餘居家雖臧獲有違忤怒不至詈其爲郡縣不爲無益教宴事閱訟牒聽兩辭必諄復詳盡於治劇若烹小鮮爲文詞如其行粹而不繁集其文爲十卷公初葬會天下兵動後三年

其孤始克狀公行實請銘於某我先君子於公同年進士也俱常以先契拜公於堂上公知其愚憇加厚焉義我不得辭則序而爲之銘銘曰

天有常度四時不奸人而無常巫醫所歎世急征利以得爲賢如彼德人爲笑於頑公冠起家至老而傳時有險易吾無或遷詩歌宣王能用吉士彼哉儉壬難與爲治公雖不用出守入卿視赫赫者誰辱誰榮公美則多我用是銘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墓銘二

先妣遷奉墓誌

信安程 俱

宣和六年正月葬我先妣太宜人鄧氏于鎮江府丹徒縣五州山之原今資政殿學士吳興郡公葉公夢得銘其墓建炎三年春車駕南渡虜騎荐入淮淞鎮江常宿重兵時危士卒恣睢樵牧不禁存歿罹災及我先塋童山發屋殆為荒區會俱以臯去朝尋抱末疾不能趺足奔赴省視松楸大懼戕夷丘壠以重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之章則要梅氏子彥升遷奉先妣之喪謀葬開化
紹興五年五月喪歸至程氏之故里七年正月乙酉
始克葬于雲臺鄉雲門山之原時先考貴溪府君贈
官至通議大夫先妣贈碩人彥升以右朝散大夫致
仕自淞西來會葬俱摧痛憤亂第能以遷奉之由與
襄事之年月日誌於石而納諸幽若夫人之世代家
範性行始終則有吳興公之銘在男左朝奉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俱泣血謹誌

宋故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富君墓誌銘
君諱延年字季長富氏世家京洛君之大父司空諱

嚴嘉祐中以祕書監守蘇州秩滿上章告老既得請
將歸河南吳人爭挽留父老前曰公之惠愛在此邦
邦人懷思將無窮願毋去我百歲後吳人謹蒸嘗護
松檟當世世如桐鄉朱仲卿也公平時固已樂吳中
風物之美因留居不去沒葬吳縣之寶華山子孫遂
爲吳郡人父諱臨官至朝散郎守池州君池州府君
之季子也幼穎悟長力學問行修謹篤孝養不妄交
游鄉里後生往往從之學鄉舉三上不第建炎二年
禮部特奏名釋褐浙西鹽香使者取以爲江浦鹽官
察廉遂以爲使屬未幾乞監潭州南嶽廟以歸紹興

六年正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五三月十七日其孤與賢直惠葬君寶華山先塋之側夫人龔氏池州府君夫人之姪也令淑有聞後君二年卒五女皆嫁士族君資和厚與人交盡誠無表裏家故貧衣食間有餘則以周族屬之急時具酒食延賓客常以讀書賦詩自娛泊無墮穫之態今資政殿學士衢州使君君之從姪也直惠自吳走千里以君行狀來謀所以著君之美而垂不朽者資政以諉其其惟鄭國忠文公忠節直道豐功偉烈平生仰之如北斗泰山司空之耆德遺愛東南搢紳至今能道之而君實其

家令子孫紹聖初某方客吳下嘗過林德祖大雲坊遇君從容食頃今四十六年矣德祖善士所與遊亦可知其槩矣又某辱資政使君知與之舊銘其可辭則叙而為之銘銘曰

學而敏友則端兮

沽不沽恬以安兮

老而仕世方艱兮

日崦嵫道阻澶兮

全而歸從厥先兮

承議郎信安江君墓誌銘

政和七年仲嘉甫客京師夏六月余自吳中來即其所寓舍及門聞哭聲闖其堂則斬衰者纍然號戶側

盖仲嘉没十日矣余失聲為一再慟曰天乎為善者無所勸矣哭止問其詳曰君之没以五月壬子親故合賻乃克歛且將致君之喪湖州烏程縣道場山之趾卜以明年正月丙午穿曾孺人之墓而合葬焉烏呼仲嘉甫之賢躋人善士皆知之余不佞知之特詳不銘無以寫吾悲君諱懷字仲嘉甫信安江氏也故朝散郎諱汝明以信厚廉平聞者君之考也以君與其兄通朝籍贈朝散大夫仲嘉孝友剛簡人也自為兒嶷嶷不與群兒比長則濩落有大志未冠入太學群居商論古今不為苟且常屈其座人角其文屢出

諸生上在太學八九年乃登進士第足未嘗一歷闈闥狹斜間盖持身如處子曰母貽親憂既登第樞密曾魯公妻以女禮錢三十萬辭不受調壽州司戶叅軍丁外艱終喪來京師徑調餘杭尉去上官爭薦之君辭焉曰資格當為縣令耳餘無所用母妨寒俊之欲得者方是時曾魯公在相位君為一尉山谷間樂職瘞事若將終身者及魯公去位遷衡陽諸子捕逮下詔獄君自姑熟致其家南徐又調護其家至事定乃去為常州宜興丞君固不求聞知歲盡且代去會一二使者郡守有好善不為勢奪者留君踰冬皆薦

之遷宣德郎知舒州太湖縣丞辟知越州餘姚縣事
邑人宜之丁內艱終喪赴吏部調湖州司兵曹事遷
奉議郎代還相府稍知其賢入國門政事堂傳召未
獲見而君病矣仲嘉少年有時名薄不自有要以篤
學力行自爲流落不試而故人同學生往往登顯仕
君絕不自通中都貴公有聞君賢者力能振之然竟
以不識面爲解間調官至京師掩關終日時時出從
道人處士游蓋仕州縣踰二十年益老益窮而志益
堅其特立自重有絕人者其官餘杭宜興時毋宋夫
人德興君在養二兄一弟更往來官下聚口常數十

同有無均啖薄小大意滿如享大牢之奉閨門之內
雍雍如也妻曾氏亦賢余嘗誌其墓觀曾氏之誌則
仲嘉孝友之槩刑于室家者可考而知君儀觀甚偉
踈須眉目光炯然山林魁壘人也其於讀書精甚不
爲涉獵者少所過目終身不忘於爲吏寬而不擾理
有所在未嘗爲苟隨在餘杭遇方外士授養生說其
要以虛一爲主君性既靜重又於世所犇競無一豪
顧計心得其說力行之接親賓治公事退則焚香宴
坐超然一室間出而應務視逆順之境得失之數與
夫俯仰趨揖之間無所繫情不知者以爲簡也未嘗

問生事商貨財間為僮役欺或以告則笑曰服冕而乘軒者或不能飾簞簋此曹何誅與人交誠至言盡非其儕雖犯之不校其於世大抵翛然也顧嘗學書獨傳楷法以謂自鍾王虞褚以來皆傳一法以法求之若合符節非取其形似也譬之正法眼藏不以語言相似唯傳一法云篆隸皆入能品其為詩文磊落有遠韻然未嘗倡也集其藁為五卷烏呼仲嘉天畀之質如此其修身立命所以輔其才者又如此其志用豈小哉然年不過四十九官不過承議郎卒窮阨以死是孰使之然哉雖然世所謂壽且達者其果然耶若仲嘉其於道則達矣仲嘉無子以從兄之子琛為後二女長嫁登仕郎沈敞幼在室銘曰

物不相物莫尊匪生愛其一支晉楚為輕惟萬斛舟不行沮洳輓牛曠風千里一鶩載沉載浮以我重故未見剛者惟物之遷譬彼一壺霍如轉丸傳以鈞石不沉則顛惟仲嘉甫高視物表宴居超然玉峙川浩惟其尊生則可用世任重道遠蓋亦優為豈其若人利以喪義世不我偶我則何求優哉悠哉惟德之休吳谿之濱有窆其臺彼獨立者其可云哉

儒林郎睦州建德縣丞程君墓誌銘

君諱天秩字秩宗姓程氏衢州開化人開化之程自都官府君以學行奮迺始大其門而芘其宗然位不償德莫克大施唯其治行于官行尊於鄉惟德惟義刑于有家是生六子是訓是似英特循雅各濟其美君則都官之季子也幼以任爲太廟郎穎悟秀發見者屬目甫冠調杭州新城尉縣老吏不敢弄以事嘗部盜詣府時盜實狗鼠偷府君擿其具獄謂當強盜君論其不然者府君一時名人氣辯甚偉至變色折君君不爲動益理前語丁內艱服除爲撫州司理叅軍治獄審盡平反者衆用其餘力又爲一府所賴江

西飢縣官捐倉實以食流氓所在常失料理往往老稚相蹂躪至日暮不得粒米去而狡胥惡少相犴錮其利州以委君君纖悉條理逆窒其弊濟以勤察惠用均一蓋所活數萬人使者下其目一路交口譽之遷婺州武義令縣故繁委難治君至累月遂終日庭無人會崇寧新舉庶政大抵椎輪積微倚鄉縣爲根柢亡狀吏非駑不及事則顛擾失法意君旣爲邑人信愛一發言皆奔走從事事用前集初不以威督也其大要出言以誠使明見利害處又爲規畫不使有意外之費難及之約要以便人無弊爲本邑人安樂

之皆曰君愛我君常以謂賦役不均則貧氓益困其
害雖緩實深然戶計槩治則下必大擾於是因人之
愬產竭而稅在與輸割之不當實者輒窮根索脈毫
析縷解至於均而止里胥不得一措意居四年其所
釐正殆無遺以是去而人思之不忘舉睦州建德縣
丞建德難治又出武義上時闕令彌年君能益明發
運使故嘗使二浙道武義見其縣治斬斬無一不當
理法者旣出使從事廉君政實田野譽之如一固異
之方辟以爲屬檄到君斂三日矣君之以疾不起實
大觀二年四月某甲子享年四十有五君問學甚優

屢試不得志益讀書平居馳論數千載間如指諸掌
中間官江西與佛者游超然有自得者然出與事接
乃明辨如此蓋未可以世才吏論也其孤偉旣卜葬
開化雲臺鄉吳村之原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襄事舉
君夫人鄭氏之柩祔焉先期以書抵某曰先君不幸
阨於無媒才不用世以沒其所已試雖小足以明大
兄知先君治行實詳又先君愛重莫如吾兄葬當有
銘謹以告某飲泣失聲則伏而思曰昔者朱司農桐
鄉一畚夫卓太傅密令耳皆以循良吏顯名一時垂
後世不以公卿故傳也士顧所立如何仕小大烏足

論哉季父才能甚高內行修謹又飾以問學不慊良
吏稱賢卿大夫故有知其然者顧勢未便不果進其
身使發其所有而君數適窮且君子樂進善生不克
振之死豈不能顯之後世耶則幽堂之銘固可以請
然窀穸既有期使一往返輒數百里懼不及事無
以識諸幽則職某之故又偉之語某者甚哀其敢辭
不能如其墓上之表則以俟所謂賢卿大夫之知吾
季父者焉故於茲不敢略偉舉進士二女嫁江陰杜
居仁鄱陽黃忬都官府君諱迪以尚書都官郎中致
仕凡三娶俱之先考貴谿府君與季父皆天水縣君
出也若族氏世伐則有先都官之銘在亶叙其治行
而系以銘銘曰

士貴於學繫其有施豈其誦傳而用莫知有敏建德
何施弗宜其特不亢其同不淄有彼君子智盡心勞
惟才之求才或不遭才之不遭肉食者謀年止於斯
其孰之尤人者惟人其致則天尚載嘉實銘之九原

宋故德興縣君宋氏墓誌銘

爲王侍郎
彥舟作

夫人宋氏鄭州管城人故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
公諱白之曾孫奉寧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水部員
外郎諱良臣之孫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保孫之女也

母崇德君呂氏早喪夫人哀慕如成人及長端嫺通敏事至迎解奉繼母建昌君趙氏得禮之宜比部每竒之擇所從年十八以歸信安江氏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楫之冢婦故朝散郎諱汝明之妻宋氏世望族内外姻大抵將相通顯家夫人少長貴富聞而江氏世儒被服寒素土着山谷中聚食數千指夫人無毫髮驕氣承上撫下盡得其驩心至烹飪蠶桑若素習者諸子勝衣則口授以孝經論語群兒敖戲處輒屏不使近望衆中衣服端潔詞貌循衍者則知其爲德興兒也自朝散君喪事其姑壽安君周夫人益謹

周夫人治家嚴整正鮮可其意者獨以夫人爲能飲饍藥劑不經手不以進至屬續猶咨其勤孝云旣就養諸子處門内事明白簡直朝夕坐堂上子婦從侍孫息走前怡怡如也僮使訢訢如也大觀四年閏月四日以疾卒於其家享年六十七夫人常曰吾自念平生無貪噐戕暴一可悔事期於死生之際如覺寐者旣疾屏葷味彌月少間起居如平時一日夙興復就寢若將寐者候之形神離矣將斂飾無珠玉篋無新衣其於樂施予尚純素又過人遠甚蓋爲江氏婦垂五十年見其夫以進士決科繇州縣吏至二千石身

被命書為德興君諸子皆好學有立又相繼登第與鄉舉族人欽慕之卒之日來會哭皆盡哀夫人生五男六女曰裒宣德郎勾當在京都茶庫曰裒宣德郎知越州餘姚縣事曰裒曰表曰裒表舉進士表幼卒女長適朝散大夫知蔡州軍州事陸偕次已嫁而歸皆前卒次適從事郎知潭州湘潭縣事王居仁次適宣德郎知睦州建德縣丞毛寬次適宣德郎知泗州臨淮縣事程俱其幼在室孫男四人女二人其孤將以明年正月乙酉葬夫人於常山縣定陽鄉菱湖之原前期以其族人狀來請銘余惟朝散君居鄉為篤行君子仕為清白吏繫必有內助故能遂其志焉嘗聞鄉人云然考狀益信乃為之銘銘曰

女子之正惟輔惟從其覆則仁其承則恭有如德興能婦能母不汰不嬉績我桑杼卒相夫子既遂既成生靡忒行沒有榮名內德則懋不顯其儀我銘昭之彤史之資

朝議大夫郭公宜人周氏墓誌銘

故朝奉大夫贈朝議大夫海鹽郭公元祐中嘗通守信安郡余故信安人時雖童稚而鄉里善士往往能道郭公履行蓋愛人勤職信厚人也而以清特聞余

固疑其家必有輔佐之賢而後公得行其志後二十
餘年公子三益御名求以承議郎令武進而余官毗陵
市相與遊善也間從武進語輒問太夫人起居蓋日
誦佛書常數十百過大聲疾步未始聞于外朝議中
年過義興樂其佳山水家焉義興故多姻舊武進乃
比縣御名求爲人剛介自信人固莫敢以事請顧嘗有
祈太夫人者夫人輒曰吾婦人不當知門外事後數
日其人復來理前語夫人則謝曰老人善忘不記所
言矣終不爲關說而猶常戒屬其子曰縣治近鄉閭
當以絕請託爲先務余時聞之益知朝議之賢夫人

蓋有助而武進能成其質者繫夫人之賢政和三年
武進奉夫人朝京師得御史臺檢法官越九月甲子
以疾終明年御名求以大理朱承袞之狀來請銘將以
十一月乙酉葬于宜興縣君山鄉橫澗之西祔朝議
公之域余義不得辭謹按夫人姓周氏初朝議未仕
方苦學尚行而夫人之父周君隱居讀書慕蜀莊之
爲人無子獨生夫人愛之甚語人曰吾邑固有賢如
郭子者乎以夫人歸之時舅姑在堂夫人執婦禮躬
勤約一循郭氏法度及治平中朝議登進士弟宦遊
四方夫人佐佑清御名惟謹朝議之兄早世室有女子

夫人撫逮加已女一等縫紉緝紵以時嫁遣之朝議
俸有餘則以賙內外親夫人無吝色朝議不祿御求
周旋州縣事有所未便輒稟而後行未嘗有悔御求
為常熟丞常平使者調蘇常湖秀四州之人濬治青
龍江分地程役而常熟丞所部前期告辦使者留丞
俾常熟人徼役以助他邑不如期者丞重留吾人即
引所部歸使者怒檄追甚急御求以為戚夫人曰青
龍之役連數郡其分地程役賦廩食宜皆已上聞今
我工前辦何名復役之使者儻再思行悔矣雖然汝
不可無會第無以所部從也御求如教已而使檄止

勿來其明識可記者如此可不謂賢母哉疾革其子
婦環泣不能仰視夫人曰自吾與乃翁訣歲且一紀
而吾獨未亡今年七十四豈不壽耶吾何憾猶誦佛
經以沒三子長則三益也才高有器識大臣屢薦未
果用次三達通仕郎明州士曹掾三雅皆為善士五
女鄉貢進士吳洵武劉繪陳植尚書吏部侍郎霍端
友上舍陸友端其壻也劉氏女前卒孫男七人知古
知微知彰知柔知訓知十孫女六人曾孫女一人夫
人以元祐七年明堂恩封金鄉縣君大觀四年郊祀
恩封長壽縣太君新制行改號宜人朝議諱璟周君

諱順之銘曰

女正乎內古難其人俗敝而澆靈蠢莫振憤憤不理
則疑於賢維明克淑賢則可言敏察辯利維世之能
匪哲之難維淑斯明猗嗟夫人柔嘉維則俯仰成承
輔以明識我歌鵲巢至于采蘋德如鳴鳩法度是循
銘茲不刊維古其倫

宋奉議郎孺人曾氏墓誌銘

信安江氏有賢婦曰曾氏字季儀建昌南豐人故相
魯公布之第五女也幼靜重寡言不好戲劇等輩或
以爲癡唯適母瀛國魏夫人曰是兒性行不群它日

當爲賢婦爾曹不及也愛之甚於已出瀛國歲時朝
謁三宮必以夫人從進止詳敏見者稱之紹聖初信
安人江褒仲嘉有聲太學中登進士第魯公遂以夫
人歸之年始十六時舅姑在堂夫人入門稚弱如不
勝衣然婦禮克備不啻如成人已而仲嘉以父朝散
君喪歸信安夫人去華腴居山谷其安於苦啖不啻
如窶人子自祖姑壽安君與群從先後下至媪御僮
使皆宜之無後言仲嘉骯髒不苟合免喪至京師徑
調餘杭尉以東時魯公位冠樞府諸壻往往官中都
夫人不以夫爲言亦不以遠官爲慊也朝散君沒時

有四女子及仲嘉以母夫人德興君就養餘杭二年
間三妹有歸繫夫人之助仲嘉丞宜興兄弟更至官
下如餘杭時而又諸女弟歸寧去來聚食常數十人
夫人上則俟志先事承德興君之養下則遇娣姒諸
姑盡親愛之權未嘗有幾微煩厭心見於言色顧常
以謂骨肉之隙生於小物下人屬其婢使必切切以
是為戒是時仲嘉俸入租錢盡於日費獨不取貲於
田園留以為兄弟奉而夫人未嘗商有無計彼我也
仲嘉伯兄罷永康丞携孥京師困於久客田園之奉
又不給仲嘉謀所資夫人顧室中有器皿奩具尚餘

幾所舉以進曰以此致京師無吝色其力於為善疏
財睦宗皆若此也夫人生二女未嫁政和三年仲嘉
為湖州司兵到官之二月實六月某甲子夫人以疾
卒于官舍享年三十五越七月某甲子殯于城北至
六年仲嘉當代去顧而嘆曰體魄歸于土魂氣則無
不之延州來之言是已葬何必故鄉則卜地于烏程
縣道場山之原又卜以七月某甲子葬吉求銘於里
人程某某授室於仲嘉氏目夫人之賢行實詳今又
得其常言遺事於仲嘉則又與所聞合此而不銘何
以文為夫婦人之行不出於閨房窈奧之間飲食衣

服之事其迹甚微而其賢不肖則家道或以盛衰士
行或以成毀此無它其迹微則其積著也繇簞食豆
羹見於色而移於事則可使親戚離無爭求媚妬之
端而充其類則父子兄弟夫婦長幼可使得其道而
天下平其初皆若甚微而善惡吉凶之致乃如此豈
不遠哉夫人之懿其所可記者不過如彼然使其夫
遂美志其身享令名其家樂愷而無惡則雖古列女
猶且願之故余銘之無愧焉銘曰

義不勝利克不勝私於厚則蔽在智斯迷有一于此
士或病之何物女子而古其心不溢吾言以爲世箴

嘉興周君墓誌銘

代江仲
嘉作

烏程丞綱以父喪去職郡從事與其僚咸會弔又旬
一再至其舍問所須則相與謀曰吾聞丞家固貧爲
吏之日淺祿無餘貲恐不能歸葬其鄉儻遂客吳興
且圖葬同官力能濟其事必相與留其行丞號隕久
乃能言曰迺者侍親庭養官下先人始至吳興四顧
佳山水意頗樂之今諸公爲綱計如此庶其有協則
又慟已乃從葬師走郊遂得地烏程縣永新鄉菁村
之原卜以九月丙午葬食墨於是請於余曰先人晦
迹無所見於世今不肖綱罪釁不天日與死迫恐遂

無以顯其親今且葬儻得士君子銘之宜不朽敢以是託余辭不獲丞以狀來其凡曰君姓周氏諱拊字熙父秀州嘉興人曾祖晏然祖仁惠父從之皆不仕君少謹飭重然諾善與人交遇親疏長幼下至僕屬一以信絕口不及人之非短鞭朴未嘗用於家中年口益衆生理不支君不以爲子孫憂方縱之學且戒之曰汝曹能從賢師友力問學使鄉里稱良士吾之志也若外物得失則有命吾無容心焉已而綱以行藝貢辟辭遂登止舍第閭巷以爲榮而君不色喜疾病家人泣請治命君笑且麾之去曰物之去來數耳

又何怛焉吾不復言矣蓋反席奄然而歿實政和六年五月壬子享年七十一君娶同郡沈氏生四男曰綱曰綱曰經其一從浮屠法一女嫁里人胡昌孫男二人女三人余聞君嘗學養生於方外士是以行年七十而無鰥悴之色起居飲食常如四五十人彼誠不以外物嬰其心使中局泊然神氣內守則不蘄乎壽而生且養矣其於死生之際如去傳舍適故鄉亦因是已君豈有聞於此乎今夷考其素蓋不忤不欺與物無忤抑天資近道然邪銘曰

雪之瀕下之趾青烏協圖龜見喜歸藏永新生樵李

北山集卷第三十一
蛻形九區同一寄子而能賢君不死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二

信安程 俱

墓銘三

宋故安人戴氏墓誌銘

安人戴氏常州無錫人父通隱居不仕鄉里稱長者
安人幼穎悟凡縫紉組繡事一見輒能聽誦書默記
不忘父母奇之時同縣士許公亦以信善稱兩家皆
爲邑人所重時相往來聞安人早慧請昏焉年十七
而嫁爲今東陽郡守許侯德之振叔之配嫁一年而
振叔登進士第安人年甚少之官處家事雖老於治

北山集卷第三十一
蛻形九區同一寄子而能賢君不死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二

信安程 俱

墓銘三

宋故安人戴氏墓誌銘

安人戴氏常州無錫人父通隱居不仕鄉里稱長者
安人幼穎悟凡縫紉組繡事一見輒能聽誦書默記
不忘父母奇之時同縣士許公亦以信善稱兩家皆
爲邑人所重時相往來聞安人早慧請昏焉年十七
而嫁爲今東陽郡守許侯德之振叔之配嫁一年而
振叔登進士第安人年甚少之官處家事雖老於治

家者不過也振叔仕州縣以廉靖爲理誼不以口體擾人安人視日所應市無餘積然甘旨賓客之共猝然未嘗乏事其事舅姑承顏先意久益不懈姑亡事後姑加謹舅姑宜之曰是可以爲人婦矣其友先後如兄弟接內外親皆有恩婢使有過面責之已而釋然未嘗答詈也被服簡素誦經日有常課肉食月不過十四五嘗聞世有造道自得之說刻意精思頗達其趣其爲人大抵識明而性厚無溢言無匿怨事至了然而濟之以御云振叔入爲尚書郎遷太常少卿一年而安人卒初疾病衣衾冠珥皆自區處顧語後

事精爽如平生屬續之夕遽問振叔以古人所謂安心法者試爲我舉本末振叔具言之安人竦然曰得之矣遂不復語黎明氣息奄奄而逝寶宣和元年七月庚申也享年四十有四即以其年十一月壬申葬於無錫縣開化鄉軍山之原安人生二男子長曰濤次未名一女子年十二先五年卒初封榮德縣君後改封孺人進封安人俱少壯辱交振叔其純白不撓言行若一吾黨推爲德人而或以爲徐孺子黃叔度之流也其賢蓋如此而安人實克配之安人卒余往弔之振叔無洵涕無失聲而神如傷徐道安人平生

以爲閨門之良友其助已實多振叔在奉當日懷東
歸至是決請於朝得直顯謨閣守東陽將行以安人
行狀授余請銘其墓余聞安人賢舊矣又聞其臨絕
之言如是是益可銘銘曰
心孰爲在莫知其鄉誰其索之知諾皆亡有索何獲
無在奚安四闢六通而莫控搏婉婉安人閨壺之懿
琅琅絕音識此大事安人之賢君子之視我用是銘
昧者之甚

宋故尚書吏部員外郎鄭公安人錢氏墓誌銘

安人姓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子曰廣陵王元璩爲中
吳軍節度使死葬吳因家焉其孫曰喆爲太子左贊
善大夫贈太常少卿有子曰中孚以集賢殿修撰爲
梓州路計度轉運使贈中散大夫中散之子曰承爲
通州軍事判官安人通州之仲女也年十八歸同鄉
鄭公絳後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封夫人桃源縣君
改封安人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于吳郡
里第享年五十九男曰作肅奉議郎前鎮江府府學
教授曰作乂從政郎光州定城縣令曰知章蚤卒女
七人亦皆蚤卒孫男曰烈曰勳曰然曰熊曰照曰庶

孫女三人以九月二十七日合葬安人于吏部之墓
實吳縣長洲鄉龍館山之原前期以狀來求銘曰安
人幼則秀晤父母早世能自力女功事間則學書誦
詩歸鄭氏時年尚幼皇姑太宜人吳氏御家嚴安人
侍起居惟謹無故未嘗去左右太宜人寢疾安人嘗
藥餌不解衣者半年宗族稱其孝吏部爲吏敏明馭
黠吏如束溼持身廉安人主中饋加御重日市所應
入不使有錙銖分寸贏餘家素貧有不給未嘗以爲
言蓋處之裕如也二子長就學安人教督如嚴師吏
部一意公家事少暇日往往從安人授句讀後作肅

登進士第作人預薦書皆好學自持安人之訓爲多
其治家要以勤儉爲本積累爲功其所經畫皆中理
門內事吏部未嘗知亦未嘗問也吏部赴官陝右時
貧不能具行裝安人適遇其姊京師持金幣遺之甚
厚安人不啓封謝其賜而歸之退而曰身受姊之賜
固何以全吾夫之廉二子寔長吏部爲求昏必於安
人族黨曰庶幾耳孰安人所爲以爲法後得安人一
甥一姪昏焉安人戒之曰室家之閱率常生自婦人
其念母訓謹婦事毋以我故怠吏部喪外除二子出
仕安人每以吏部爲吏所施設者教之內益整齊其

家小大肅雖無敢慢日誦佛書有常課已則蕭然危
坐時以古詩授諸孫間閱圖史略知其大旨不幸疾
且革事皆有治命云是可銘銘曰

婦罔攸遂惟生有從無索而昌則繫其躬欲知其人
勿視其它盍視其夫其助伊何克成厥家盍視其子
雖厚於仁而教以義懿實則備允乂而有煒斯銘
以永不磨

宋故焦山長老普證大師塔銘

爲傳國
華作

師名法成秀州嘉興縣人姓潘氏自爲兒時謹重不
敖戲嘗夜行失道有僧異相携置空舍若佛寺者黎

明則資聖禪院也主者驚問狀更歎異之皆曰是子
當爲佛法中人耳十七出家事本覺法真守一禪師
落髮受具戒已即從一公問安心法叅究累年至忘
寢食去之四方初抵廬山羅漢英公執侍久之歷東
林覺照泐潭真淨翠巖新瀉山喆雲蓋本夾山齡公
之室蓋十有九年最後至隨州大洪山時芙蓉道楷
禪師道譽聞天下師親炙累月根塵迥脫大用現前
如朗月空了無證取於是命師唱導西堂衲子接迹
楷公他日歎曰會禪者多悟道者少吾宗不墜是子
親得矣會芙蓉師住持淨因師從以來助揚佛化如

大洪時大觀元年始從汝州之請傳法香山政和二
年詔以師住持左街淨因禪院時楷去未幾德範在
人而師之名稱固已高遠士夫緇素望風信仰由淨
因住潭州大瀉密印道林廣慧韶州之南華寶林鎮
江焦山普濟所住皆天下名刹師解裝敷坐無所施
爲而山林增重四衆雲集矣建炎二年二月方退居
東歸壬寅舟次無錫晚與門人侍者經行河濱顧瞻
山川從容樂也夙興盥頰易衣而坐如入三昧即示
滅去實二月二十五日也嗣法弟子韶山長老慧能
適在平江與比丘信士具威儀迎致平江之能仁寺

郡人瞻禮如市危坐三日膚色瑩澤儼然如生乙巳
入龕越三月庚寅茶毗於閭門之外送者萬計薪盡
火滅得五色舍利不可勝數骨色珂雪僧俗爭取頂
戴供養至不可遏其徒亟奉師靈骨舍利歸焦山之
南館以是月己酉建塔于石公山之陽師報年五十
八僧夏四十一嗣法弟子法雲等十有五人受業弟
子思慎等一百四十人其徒以余宿與師游以銘爲
請義不得辭余嘗論之自菩提達磨初入中土傳無
所傳唯一心法六承而後代有宗師雲門正真臨濟
慧照洞山悟本皆出大鑑如師子吼無異音聲如大

虛空豈有封畛而未學道聽妄見立知派別支離堅
若墨守苟惟深徹源底則亦泯爾相忘矣百年以來
禪學滋盛雪竇天衣廣雲門之曲慈明黃龍據臨濟
之關燈燈續然龍象繼出奔走四海輝曜一時洞山
中微芙蓉楷公最爲後出實際履地不立絲毫回彼
狂瀾徑超空劫至於忍力不動建無畏幢孤風絕人
又爲卓爾而師親承密記常坐道場寂照兼忘去來
不二可以知其道矣銘曰

惟芙蓉師峯峻壁立超然物初化度無極是普證老
攝衣從之彼固無示師亦何爲如彼枯木千尺無枝
開敷妙華鬱密離音大洪之顛香山之下淨因鐵牛
大瀉木馬息駕襄陽在晦彌聞潭人挽之宴坐道林
捨筏曹谿脫屣海門昔未嘗住今豈非存是孤絕處
雲濤曉昏潮音海照萬劫猶新

宋故南安軍大庾縣尉贈朝奉大夫南城
鄧公墓表

建昌軍城東出天酒門十里曰十里原衆山回礪水
由其間起于癸池于乾委于壬水之南有墓據離山
癸向者故大庾縣尉鄧公及其母夫人之墓也東行
五十舉步有墓據巽山乾向者夫人夏氏之墓也初

公以熙寧八年七月五日卒明年卜葬既得離山之
地矣公母夫人徐氏又卒於是公弟宣義公之純舉
二柩葬焉徐夫人居左公居右夏氏素孝睦日號泣
邑邑不自理明年六月又以毀卒不閱月而葬塋中
無所容故從別卜然其地皆南城縣太平鄉之大原
也公諱景儁字師厚曾祖諱維贈少傅祖妣蔡氏永
昌郡夫人祖諱立贈太傅父諱元甫太傅長子也太
傅蚤世四子皆幼大寧年未三十守志甚苦力撫教
諸子年稍長伯氏能任生事不以累諸弟縱之學有
成焉它日仲氏遂以德行文學起家被遇神考哲宗

三入翰林與持政柄是爲太師魏國安惠公惟叔惟
季或處或出爲高士才大夫公未冠而孤復持產當
門戶間買書竊讀一旦家人失其所在求得之山中
蓋閉門讀書學爲科舉文有緒矣間歸省其親繼往
益勤迺西游入太學會安惠公知制誥時未有子愛
公欲以爲子則伯兄之長嫡也不可則任公試將作
監主簿調南安軍大庾縣尉歸南城迎家將赴官遽
以疾卒享年三十三方是時二女子甚幼一男子纔
三歲外家收養之會安惠公自中執法出守臨州迺
取以來其後嫁長女於邵武黃德裕今爲朝請大夫

直秘閣知利州軍州事次女嫁同郡陳楹男曰紹密
為擇師俾學焉壯而仕能以才為時所知嘗選使吳
蜀今為朝請大夫有孫五人矣曰昌宗昌國昌時昌
世昌朝孫女三人宣和元年紹密被命提舉九路坑
冶將行泣語其從姑之子信安程某曰紹密罪大父
母見棄懷抱間零丁契闊祀不絕如綫今獲仕于朝
贈先人至朝奉大夫先夫人累贈太宜人既以命書
之副告于墓矣茲又幸以管蒯之用奉使九路而江
西適在行部中初以孤童子西來今四十年始得過
家掃丘墓於紹密幸矣而悲實深然自少長走四方

未知所稅駕苟無以表其墓後數十百年使子孫不
知先祖墓處則紹密之罪益大將子是託其母辭某
聞之曰大庾伯舅之為人常衡氣拱手抑首恂恂如
不能言擇地而蹈其出入步趨殆可以尺寸數也大
寧太夫人賢治家如嚴師安惠公兄弟清御孝恭成
於自然大庾兢兢稱其家兒也其卒大寧念之過時
而哀不衰烏虜公之生俱不及見也然采於所聞跡
其行已蓋居家為良子弟於鄉里為善人出而仕其
為廉謹吏必矢不幸蚤死使世無述焉然其為人如
是亦足以表於世矣故某叙其美而不敢溢其詞焉

庶足以發潛德而信將來亦孝子之志也

宣義郎知常州江陰縣朱君墓誌銘

公諱耜字元益吳郡吳人曾大父諱億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知邕州贈刑部尚書大父諱公綽光祿卿贈特進父諱長文祕書省正字博學篤行以道出處爲時老儒吳人尊之號樂園先生元益幼以大父任補太廟齋郎弱冠赴吏部別試爲第一調務州東陽主簿丁父憂終喪爲杭州鹽官尉坐蝗蝻生境內免再調鄂州江夏尉以捕盜功遷宣義郎丁母夫人夏氏憂終喪爲太原府司錄不行改知常州江陰縣事秩

滿代還卒京師實政和七年四月四日享年四十三元配程氏我先人之仲女淑慧過人秀而不實繼室顧氏朝請大夫沂之女婉懿有聞生四男子曰愈愨懋其一未名二女子未嫁顧夫人前卒旣葬吳縣至德鄉南峯山龍池之西矣至是以公之柩合葬焉葬之日實宣和元年二月三十日其弟通直郎宗子學錄發以狀請銘於俱俱獲友於元益於今二十八年矣相與之厚如元益者世無幾人初仲姊歸朱氏年始十六元益齒先一歲余固童子也正字公有風裁喜獎誘後學自余竒童或舉余以勵其子元益旣親厚